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
所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
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於腹裡
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宜律有明禁在。國初
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
得以資其礮礮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

者雲南緬首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
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 國初私販
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
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
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
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
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
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中國一勍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物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鏡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鏡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擊常日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鏡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鏡，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筴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鏡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鏡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鏡不如鳥鏡，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客曰：鳥鏡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鏡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袂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鏡是。

也。但五六寸間，卽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
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
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
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
矣。若兩頭十鏡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
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
何？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
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
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
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蹶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鏃交接處須用筋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狼
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
矣。然兩敵相當，生歿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
毒烟，即令人立時歿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
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
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
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
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
入彼船，或焚其帆篷，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
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礮之妙也。咸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柁，何？客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咸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捧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掛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人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竈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
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
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
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
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
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
爲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
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
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
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壁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
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拴
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
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人箭恐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真而又
不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猶弓也。
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
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
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
準矣。子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
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
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徧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
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
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子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舂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滕以絮人蓋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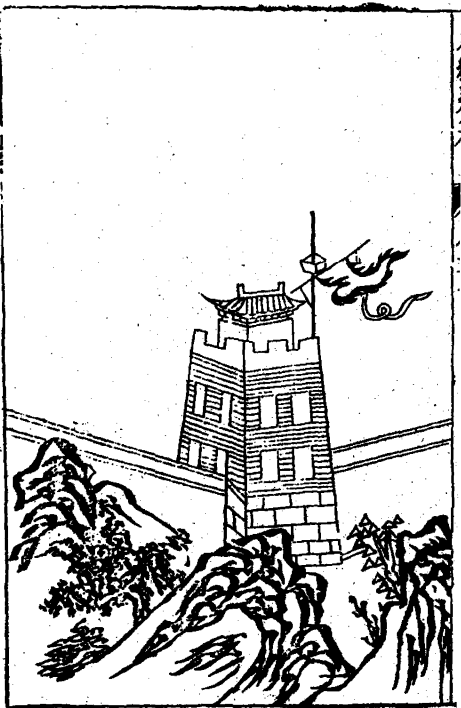
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闊濶，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口，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客曰：海濶浪大，洄不能前，奈何？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緊漆，拴以纜，鑿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胷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說

做臺圖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

上層建樓櫓環以堦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鐵門二十四根

鐵剪八件

藥匙八件

圓木座八箇

合口鉛子二千二百六十箇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斧八把

草碗八箇

火繩二十根

鐵頂尖想八根

子鏡七十二門

鐵錘八把

鐵錘八件

鐵送八根

木槌八根

神快鎗八桿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藥匙八件

火藥四百斤

火箭五百根

鼓一面

木柶一具

石砲五十斤

河光小石四十塊

食米十石

旗一面

大水甕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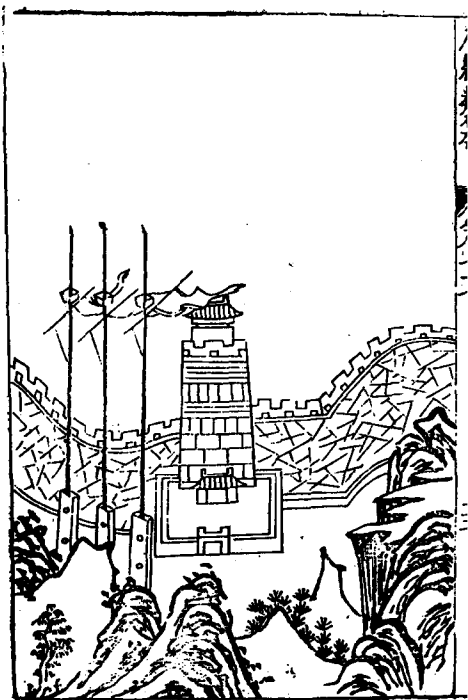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銅二口

烽火臺圖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叅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火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成將所
新也

八卷第七十七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墩舉烽左右分傳計繭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
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
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
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
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爲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
內半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

木一石

鍋竈各一口

木釘一箇

碗五箇

碟五箇

種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大鏡五箇

蓋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大木柵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

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
改造每柵必雙庶聲合而可遠
該路抹木造與

旗杆三根

好種三副

發火州六十箇

用房間覆之母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苦蓋藥用

每座方五尺張口庶草多火亮

火繩五條

火鑊火石一副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

批旗繩五副

旗每根相去五丈

批旗繩五副

務要新粗每半年

以上俱軍採辦

夜間二通
見見見
得氣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
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盡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多矣。山海大牆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梓歌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叅將戚繼光。曰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戚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諳火攻法。

三三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鏡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死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經一	敵貢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鏡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鏡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琴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鏡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箱	大小鉛彈二百斤	
大箭三百枝	火礮一百塊	火砲一十箇	
鈞鑊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缸釘礮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百箇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礮一百箇

大旗二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標二張

龍二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板船索一根

線後手索二根

旋轆四柄每根長一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箇

鐵鑿四把

鐵錫四把

鐵鑿四把

銅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大挽旗一頂

大更鼓一打

小鼓四面

燈籠十盞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漆梁

火繩六十根

木梆鐵鈴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鐵莖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錢籃一頂

隨身釘鎗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梳四座
碗口鏡三箇
烟囪八十箇
鳥嘴鏡六把

噴筒五十箇
火礮八十箇
火礮一百枝
大砲一十箇

火礮五十塊
火礮三百枝
擰火藥二百斤
擰火藥一百枝

鳥鏡火藥六十斤
藥弩六張
大小鉛彈二百斤
擰箭一百枝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二百斤
過船釘鎗十根
鈎鑊六把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八十枝
鐵箭二百枝

藤牌十二扇
卓皮弓二張
鐵箭二百枝
大蓬一扇

灰礮五十箇
大旗一扇并號帶
大蓬一扇
舵二門

小蓬一扇
大櫓二根
舵二門
大索四根

旋二門
挽槓二十根
絞旋索四根
鐵鍊二把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旋鐵四根每根長四十丈
鐵鍊二把
鐵鑿二把

鐵鑄二口
木桶二擔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花碗五十
薄刀一把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鐵斧二把
小鼓一面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五方旗九面
燈籠四盞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燈籠四盞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繩五板
鐵蒺藜八百箇
鐵鑿二把
鐵鑿二把

捕盜自備用

約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繩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川笊盛一頂

倉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梳二座

碗口鏡二箇

鳥嘴鏡四把

火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礮六十箇

火礮二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礮二百五十斤

易鏡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鈎鍊四把

大小鉛彈二百六十斤

過船釘鎗二根

灰礮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連陽蓬八扇

大櫓二枝

邊炮八枝

舵二門

拔舵索一根

竹篙二十枝

大索四根

綠後手索二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鐵鍋一口并丸蓋

鐵鋸一把

花院四十箇

鐵鎚一把

銅鑼一箇重五斤

鐵鑿一把

海刀一把

鐵斧一把

扁百索

長二二二兵勇

三

新裝身

卷十一

三

更鼓一面

小鼓

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梯

具

鐵錘一箇

備用松杉木五株

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三十斤

灰二擔

麻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蓆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
低、則、易、救。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
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墮、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
一、二、人、用、鐵、鉞、執、炭、火、數、鉞、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
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
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
軍法施行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
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
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徹浮水以便班
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
夫遇泊船山嶽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
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
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拏治不恕 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勤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

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
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
雨未到晚黑便收巖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
而我不防也。謹行浪。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十一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丑未長	辰戌平
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二十九三十	巳亥長	寅申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末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

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汎潮大而速初八至十

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汎潮小而遲一朝生為潮

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三七發申入辛地
五月生艮歸乾上
惟有十月與十二

二八出兔入雞騰
四六出寅入夫歲
仲冬出癸入坤方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徹
三七半先是寅時
五月日高三丈地
仲冬幾到四更初

二八五更三點換
四六日出寅無別
十月十二四更二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暈即此方風來也
一日沒脰脂紅無雨也行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

臘臘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反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

颶風此乃四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四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日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再冬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終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而起雨最難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難

早有此風向晚必淨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若袍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雪風起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凡雨掉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霧墨又必起作

肩架障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小察生旋青主有風雨一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一夜聞听九遊運鳥叫十

蝦龍張得鱈魚主風雨
 一木蛇蟻在芦青高
 起主木高若干漲若干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之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
 日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
 風梅花風打頭
 椽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冬至風以正月下雪
 日為始筭至五日乃一百二十日之內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
 若初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
 後三四日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
 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忌二
 十三四掃塵風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輳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
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
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
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
欺。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
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
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
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管子地
圖篇

蓋勲拜討虜校尉靈帝召兄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
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特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
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
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
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
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
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
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
將吏不遠授，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烟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

陳師

道武

舉策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

故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句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詬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屬以取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

制兵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蘇洵孫
武論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諡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循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

朕何憂哉。

此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官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謀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

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諭胤胤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爲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
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官苑使王殷爲
皇城使蔣玄暉充衛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
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率簿虛
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
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
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
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勳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偷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掎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莫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不得

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其不可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謙院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

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布，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宋

請復唐馱
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
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
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
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
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
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
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
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軍

八 卷一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
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
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

尹洙
訓業
兵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
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
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
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

情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殺直袁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

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

罪殺人恐涉非道，磷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磷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瘁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爭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難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電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干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亦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入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
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
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
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
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禹安之舉未
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
不同不先博議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愚目不
敢爲同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
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
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
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故，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歎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號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
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位彼旣東南有
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
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
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
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
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
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
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變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匿之買斃船五六十艘置於濟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弼陳主以蕭摩訶斃殺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
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旣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厲、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
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
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
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
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屯
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
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
旣知諸將疾已、忍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登道出兵
處處不相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入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
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
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
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
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
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
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
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
同東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
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弼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慙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擊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艷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艷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艷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二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鱗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也。

呂覽召數篇

八編類纂